

明
黃煜著
碧玉血錄
全

進步書
局校印

碧血錄提要

明黃煜撰錢塘盧抱經定為上下二卷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楊魏顧繆高李六君子遺書次附天人合徵錄錄成於燕客有燕客自傳抱經謂卽彙次之黃煜想當然耳客聞六君子之獄興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變服入獄中將當時慘酷情形一一筆之於書至今讀者猶為裂眥燕客自謂通天文兵法是亦古之振奇人也姓氏獨付翳如為之浩歎

碧血錄序

武進趙懷玉撰

嗚呼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淫刑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修段熲輩一二儉人明則閣部重臣封疆大吏貢諛獻媚為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閹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標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歲祀逆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為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褻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家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跪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堵挂其閒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漸滅尚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饘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溷跡輿僮傳其筆札以徵偉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者耶惜

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并其名沒不傳也聞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罹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寶主之彼星紀告裁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唐盧學士家鮑君以丈將鏐以厲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縱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嚙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竝列逆祠遍震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凡域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與有榮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為神往也既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麐容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為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間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為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為桐城左公浮邱一為武定袁公熙宇一為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為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為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詔附惴慙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為之繪畫迨其身既腐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

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為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為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為奄者而使之盡為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為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為是又有人變述畧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予以為當即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弨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碧血錄目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還原銀以旌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

萬燦字闇夫號元白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遺書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諡給贍銀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楊純字文孺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

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左光斗字遺直號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

宇山東濟南府武定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特祠諡蔭長子學淵并奉旨附祠葬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

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

東昌府南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叙 書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

遺書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宇。字□□。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

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

遺書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號繩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

年乙丑三月提問擺站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諡給贖銀五百兩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宣伯號邵五河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洞初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陰奉旨議諡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

遺書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陰諡原任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蔭諡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

文號蓼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缺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絲貞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 未到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誠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字真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 未到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寀字口口號心一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

寅口月逮詔獄死

遺書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畧



碧血錄卷上

明 黃煜彙次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為心不欲辨。聊一白。不白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辨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絨得人口。可以汙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已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辨復何為。此皆心之不欲辨者也。何以不欲辨。非不敢辨。不能辨。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辨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辨。昔人或為之。況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養。一念獨盟。毫

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而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銀鑕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概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贓限限。狠括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讐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為題。追贓為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連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關不得。苦求自絕。明連自死。非皇上殺之。内外有殺之者。連死則讐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連亦

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為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宮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錮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為內外欲殺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為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先帝為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為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

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讐。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為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為國。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長宏碧血。留為干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疆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讐。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揚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

李氏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他有讐。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失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奉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兩殊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